

三國志

三十二



諸葛勝二孫漢陽傳第十九 吳書國志六十

諸葛恪傳

諸葛恪字元孫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名發藻岐

嶽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正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黃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

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

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

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

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

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

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

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

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

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

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

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

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

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諸葛恪



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問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

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鹿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

脩已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鑄其耳范慎時在坐朝恪

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朝恪諸葛元遜可

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白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

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

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

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軍糧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

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

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

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

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

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

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

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狄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

諸葛恪

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逢蠱至敗則鳥竄自前世
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久瑾聞之亦以事
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
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
檠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
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
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
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
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
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

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
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
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
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
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
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
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
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
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
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

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
藪旣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藜稂莠化為善草魍
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
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
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
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
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
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
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
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

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
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
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
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
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
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
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
數三千見其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
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
由嘖賜不受命豈况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

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徃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若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不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闕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

川書卷之九

五

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覩之猶難以自定况己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言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

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

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

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自用

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内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病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

獻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倍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叙諸法今有不便者條例以聞權輕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

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

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

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

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

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淺尊號哀

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

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

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

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

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

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

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大牙相錯

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

諸葛亮

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
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
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
奔赴雖懷悅恒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
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恪
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
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
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
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脩恪
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

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
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
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圍壞隄
逼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
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
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
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過大笑之不即嚴
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

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
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
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郡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
諸軍事賜金二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
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

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無往蜀詎姜維令同舉曰古
軍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人也今敵政在私
門外內情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
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收西
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諸大臣以為數出
乘虛輕之敵皮之必矣維從之

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
爭扶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

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日

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後後世古今
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
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
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
者劉景升在荆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
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
都定之後操率二十萬眾來向荆州當時雖有
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
遂為因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
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

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
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
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
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
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
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數今
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
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
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
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

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
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
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
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
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
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
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
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
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
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

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及今日爲國斥堠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劓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

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任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

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
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
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
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
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
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
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
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
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
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
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縷衣入其閤
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
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
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自東輿有白虹見其船
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
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
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頃後峻當具白王上欲
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
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
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

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
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
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
使君病未善乎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
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
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
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
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
侮峻自不信故入山豈胤微勸
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

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
則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
持刀稱詔

收洛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吳歷
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
臣松之以為峻欲
稱詔宜如本傳及吳
歷不得如吳錄所言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

吳歷傳九記

十一

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

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

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
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

血身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
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

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
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公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

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
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谷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

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
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常若不足

則功名不成動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
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踈乃機神不俱者也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
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

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
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

擾上馬環甲羽檄交馳費偉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
圍其意無厭倦敏臨別謂偉君必能辯賊者也言其明略內
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
為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
餘晏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
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孫
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

盧葦單衣箴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

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

者依焉鉤落者校飾葦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

以葦席裹其身而箴束其冢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

五十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

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

吳志卷之十

十一

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

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

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

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

禍及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

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

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

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

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

恪得承祖考風流之列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
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
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
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
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
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
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
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
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鼎躬持白
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
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
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雷聲成風國之大刑
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
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
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
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無所復
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
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
殞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

之譽也惟陛下敷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
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
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
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
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
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
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
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

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
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堅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為

是遂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

吳志五

十五

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

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唇吻少
為縣吏虞翻徙交州

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
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
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
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
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其間由是智名
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傳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曹與劉繇
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
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曹善屬文
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

滕胤

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爵都亭侯少有

節操美容儀吳書曰魯年十二而孤單成立能沽身厲行為人白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

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

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魯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

以少府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魯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寃悲若之言對之流涕太

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

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

魏魯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

本朝出推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

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

吳書十九十七

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

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

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苟不悅君獨

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

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

而政在私門彼之民心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

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魯為都

下督掌統留事魯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

曉不寐吳書曰魯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傳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蘇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統宜在八公族若滕胤為亞八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朗然又女姁

吳書卷之九

十八

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山留贊字正明會稽晉長山人少為郡

吏與黃中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立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屢觀不有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臂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害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愈以得蹀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嘗規諫好直言不阿自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盡印綬

孫峻

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塞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
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下
肯受援力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
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
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一眾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為大將
將軍孫儀孫邵繇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
自殺死者數十人井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
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
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
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
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
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
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
三十八以後事付繇

○孫繇傳

孫繇字子通與峻同祖繇父綽為安民都尉繇
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
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
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繇更以胤為大司馬代
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繇繇
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
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

中書丞丁晏告僧取據并喻僧宜速去意僧自

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

孫咨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

表言僧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

圍僧僧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僧皆

殺之文上傳曰華融字德莊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葢山下時皇象亦禹居山陰吳郡張温來就象學

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葢山下有華德莊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温為選部尚書乃擢融

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諮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胥祕書監僧顏色不變

談笑若常或勸僧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

必皆委緄就公時夜已半僧恃與據期又難舉

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

僧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

會遂殺僧及將士數十人夷僧三族臣松之以為孫緄雖凶虐

與滕僧宿無嫌隙僧若且順緄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持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緄

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

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

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緄遇慮薄於峻時

慮與將軍王惇謀殺緄緄殺惇慮服藥死魏大

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

咨全端全澤等帥二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

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絀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堰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龍襄都陸盡焚異資糧

吳志卷之六

十一

絀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絀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絀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絀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絀乃推魯育見殺本未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止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絀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

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眾夜襲

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召

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

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

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密使密耳

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解道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

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發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韉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尔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

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為

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

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廢之諸君若

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

書郎李崇奪其亮璽綬以亮罪狀告遠近尚書桓

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

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

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

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

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

內取兵子第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

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

孫綝

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弟能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能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任道側緜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

主於豫章緜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棊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

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
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
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
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
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闡亦封亭侯緄一門五侯
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緄
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
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
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

日卷之十一

九

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
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緄分省文
書或有告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
緄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
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
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
軍事王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
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緄居外必有變武
衛施朔又告緄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
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
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

孫緄

緄益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緄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緄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緄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緄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緄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傳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壻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

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祚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王蕃傳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翻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土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迭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

五十四

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

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

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王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頭狼爭咬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既為左丞相蕃朝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向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照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諸侯餘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而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法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此還在此年之春彧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

王蕃

知天知物處朝中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
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
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
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
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第著延比皆作佳器
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
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
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王者自用

三十三

吳志卷二十一

七

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
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
禁中侯王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
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
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王田野者皆宜良信
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
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
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

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
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
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翁清淳與天同
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
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
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
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
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
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
徙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弈使以戰自效陰別

四書卷二十一

三

勅弈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
持刀步涉見弈輒拜弈未忍殺會弈暴卒玄殯
斂弈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若遣將張

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弈曰當早告玄玄何惜
邪即服藥死 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
驟拜張弈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
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良

○賀邵傳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

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
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
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
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
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發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
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
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
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
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禮之評士吐詭
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
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

吳志之一卷

甲

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
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
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
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
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
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
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
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
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

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
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墮命自是之後
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
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興隆道化也又何定
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
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
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
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
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
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其重圍之內上無
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
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
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
夏隕霜叅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
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
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
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
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
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
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

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
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
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
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
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
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
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
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
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嗷之聲感傷和氣又江
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

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
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
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湯禁約法則海內樂業
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
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
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
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
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是策廟勝

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遭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列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以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

吳志卷二十一

七

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其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主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重齒

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

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疑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司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文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明不出東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于時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大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傳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

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

吳志二十一

八

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窳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

韋曜

闕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上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
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
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
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
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
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
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
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

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
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
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
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
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
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
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
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
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
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
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
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枿
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
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貧博弈矣假令
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
忘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
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
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
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
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
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
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
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
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
問曜曜荅曰此人家篋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

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且名爲傳如是者
非一漸見責歎一唯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
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從業別有所付皓終不
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
不音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
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
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
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
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

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
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
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
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釐
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
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
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旣多虛無在書籍者亦
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
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
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

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
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
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識訓及辯釋
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
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
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
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矐與以此求免而暗更怪
其書之垢故又以誥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
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
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首自搏而華

皇天志二十

覈連上疏救矐白矐值千載特蒙表識以其儒
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荅天問聖朝仁篤慎
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
至行不彰實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
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
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矐者昔李陵
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
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
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矐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
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
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
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
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
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
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
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
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
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
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
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首百
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也

○華覈傳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
都尉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
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閒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
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
王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

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發數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

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

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
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
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
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
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
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
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
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
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
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
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
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交前東縣多得離民地習
海行徂於往年鈔盜無日今旬月背有嫌首尾多
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佳建立之役先備豫
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
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
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
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

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怪消祲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覲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

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任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文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龍衣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

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_一至討之則發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

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
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
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
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
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務滋侈覈上䟽
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
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
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
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
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細事違赴會日定迭到都

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
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
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
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
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
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
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
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
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
己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

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
心生而功不建今幣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
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
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
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
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
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
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
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
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

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
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
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
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
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
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
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
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
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

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筦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續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珉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俾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春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瓊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兩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

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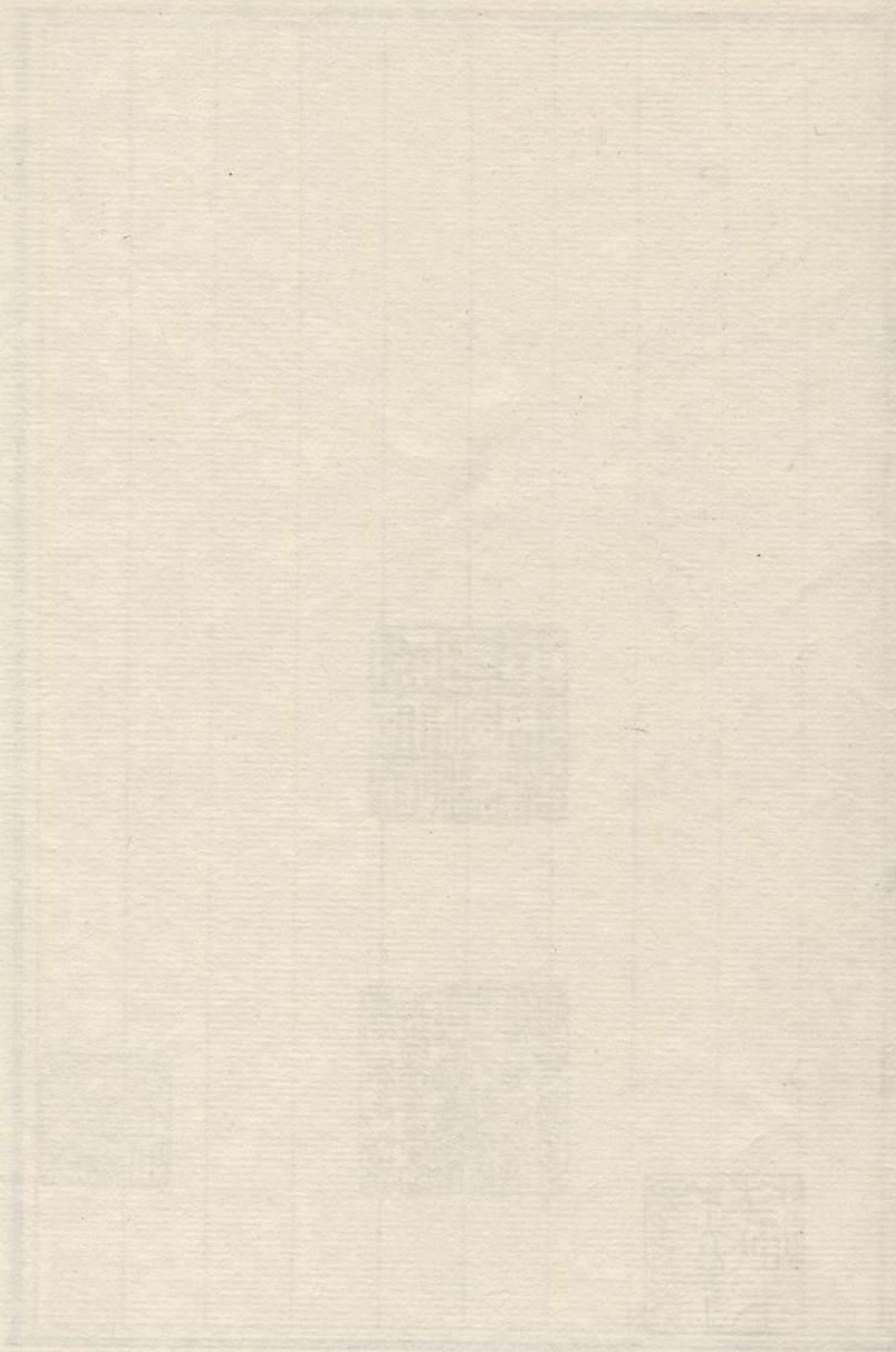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42-2

I. 三… II. ①陳…②裴… III. 中國—古代史—三國時代—紀傳體 IV. 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6693號

ISBN 7-5013-2242-2



9 787501 322428 >

書名 三國志(全三十二冊)
著者 〔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七四·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42-2/K·607

定價 一一九九〇圓

